

欽定明史

卷三百
八十九

明史卷三百八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總裁官總事務 經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實錄館副官書事加級陞廷議奉

敕修

奸臣

宋史論君子小人取象於陰陽其說當矣然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者始加以惡名而不敢辭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當太祖開國之初胡惟庸兇狡自肆竟坐叛逆誅死陳瑛在成祖時以刻酷濟其奸私逢君

畏君荼毒善類此其所值皆英武明斷之君而包藏禍
心久之方敗令遇庸主其爲惡可勝言哉厥後權歸內
豎懷奸固寵之徒依附結納禍流搢紳惟世宗朝閹宦
斂迹而嚴嵩父子濟惡貪營無厭莊烈帝手除逆黨而
周延儒溫體仁懷私植黨悞國覆邦南都末造本無足
言馬士英庸瑣鄙夫饕殘恣惡之數人者內無閹尹可
依而外與羣邪相比罔恤國事職爲亂階究其心迹殆
將與杞檜同科吁可畏哉作奸臣傳

胡惟庸

陳寧

陳

瑛

馬

麟等

嚴嵩

趙文華等

周延儒

溫體仁

馬士英

阮大鍼

胡惟庸定遠人歸太祖於和州授元帥府奏差尋轉宣使除寧國主簿進知縣遷吉安通判擢湖廣僉事吳元年召爲太常少卿進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已代汪廣洋爲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廣洋左遷廣東行省參政帝難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獨專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進左丞相復以廣洋爲右丞相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爲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已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

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大將軍徐達深疾其奸從容言於帝惟庸遂誘達閹者福壽以圖達爲福壽所發御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基死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學士吳伯宗劾惟庸幾得危禍自是勢益熾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數尺諛者爭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矣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帝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殊甚使皆效爾

所爲民雖盡鬻子女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慙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庸家飲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已意令在外收集軍馬又嘗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所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說善長善長已老不能強拒初不許已而依違其間惟

庸益以爲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嗣君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已者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

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明年正月涂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暉時謫爲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惟庸旣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爲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會善長家奴盧仲謙首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

唐勝宗費聚趙雄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
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乃爲昭示奸黨錄布
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云陳寧茶陵人元末爲
鎮江小吏從軍至集慶館於軍帥家代軍帥上書言事
太祖覽之稱善召試檄文詞意雄偉乃用爲行省掾吏
時方四征羽書旁午寧酬答整暇事無留滯太祖益才
之淮安納款奉命徵其兵抵高郵爲吳人所獲寧抗論
不屈釋還擢廣德知府會大旱乞免民租不許寧自詣
太祖奏曰民饑如此猶徵租不已是爲張士誠毆民也
太祖壯而聽之辛丑除樞密院都事癸卯遷提刑按察

司僉事明年改浙東按察使有小隸訟其隱過寧已擢
中書參議太祖親鞫之寧首服繫應天獄一歲吳元年
冬盡將決太祖惜其才命諸將數其罪而宥之用爲太
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拜司農卿遷兵部尚書明年
出爲松江知府用嚴爲治積歲蠹弊多所釐革尋改山
西行省參政召拜參知政事知吏戶禮三部事寧初名
亮至是賜名寧三年坐事出知蘇州尋改浙江行省參
政未行用胡惟庸薦召爲御史中丞太祖嘗御東閣免
冠而櫛寧與侍御史商鬻入奏事太祖見之遂移入便
殿遣人止寧毋入櫛已整冠出閣始命入見六年命兼

領國子監事俄拜右御史大夫八月遣釋奠先師丞相
胡惟庸參政馮冕誠意伯劉基不陪祀而受胙太祖以
寧不舉奏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久之進
左御史大夫寧有才氣而性特嚴刻其在蘇州徵賦苛
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爲陳烙鐵及居憲臺
益務威嚴太祖嘗責之寧不能改其子孟麟亦數諫寧
怒捶之數百竟死太祖深惡其不情曰寧於其子如此
奚有於君父耶寧聞之懼遂與惟庸通謀十三年正月
惟庸事發寧亦伏誅

陳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貢入太學擢御史出爲山東

按察使建文元年調北平僉事湯宗告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逮謫廣西燕王稱帝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搏擊爲能甫蒞事卽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黃觀少卿廖昇修撰王叔英紀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縣顏伯瑋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追戮之帝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況汝所言有不與此數者勿問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薄觀叔英等家給配其妻女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

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永樂元年擢左都御史益以訐發爲能八月劾歷城侯盛庸怨誹當誅庸自殺二年劾曹國公李景隆謀不軌又劾景隆弟增枝知景隆不臣不諫多置莊產蓄佃僕意叵測俱收繫又劾長興侯耿炳文僭炳文自殺劾駙馬都尉梅殷邪謀殷遇害三年行部尚書雒僉言事忤帝意瑛劾僉貪暴僉坐誅死又劾駙馬都尉胡觀強取民間女子娶娼爲妾預景隆逆謀以親見宥不改帝命勿治罷觀朝請已又劾其怨望逮下獄

八年劾隆平侯張信占練湖及江陰官田命三法司雜治之瑛爲都御史數年所論劾勲戚大臣十餘人皆陰希帝指其他所劾順昌伯王佐都督陳俊指揮王恕都督曹遠指揮房昭僉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復御史車舒都督王瑞指揮林泉牛諒通政司參議賀銀等先後又數十人俱得罪帝以爲能發奸寵任之然亦知其殘刻所奏讞不盡從中書舍人芮善弟夫婦爲盜所殺心疑其所親訟於官刑部驗非盜縱之善白帝刑部故出盜帝命御史鞠治果非盜瑛因劾善妄奏當下獄帝曰兄弟同氣得賊惟恐逸之善何罪其勿問車里宣

慰使刀遲答侵威遠州地執其知州刀算黨以歸帝遣使諭之刀遲答懼歸地及所執知州遣弟刀臘等貢方物謝罪瑛請先下刀臘法司且逮治刀遲答帝曰蠻獠之性稍不相得則相讐改則已今服罪而復治之何以處不服者遂赦弗問知嘉興縣李鑑廷見謝罪帝問故瑛言鑑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釋亨不籍宜罪鑑言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名帝曰院文無名而不籍不失爲慎重鑑得免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因及建文事辭意率直帝命議行之瑛劾文雅狂妄請寘之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諱其言有可采柰何以直

而廢之瑛刻薄非助朕爲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
官海運糧漂沒瑛請治官軍罪責之償帝曰海濤險惡
官軍免溺死幸矣悉釋不問瑛之奸險附會一意苛刻
皆此類也帝北巡皇太子監國瑛言兵部主事李貞受
皂隸葉轉等四人金請下貞獄無何貞妻擊登聞鼓訴
冤皇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之自辰至午貞等不至惟
葉轉至訊之云貞不承不勝拷掠死三皂隸皆笞死三
日矣貞實未嘗受金先是袁綱覃珩兩御史俱至兵部
索皂隸貞粹無以應兩御史銜之興此獄於是刑科給
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綱珩朋奸蒙蔽擅殺無辜請罪瑛

皇太子曰瑛大臣蓋爲下所欺不能覺察耳置勿問械繫綱珩以其罪狀奏行在又有學官坐事謫充太學膳夫者皇太子令法司與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劉子春等復劾瑛方命自恣皇太子謂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體殊非大臣之道時太子深惡瑛以帝方寵任無如何久之帝亦寢疎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獄死天下快之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風旨傾誣排陷者無算一時臣工多效其所爲如紀綱馬麟丁珏秦政學趙緯李芳皆以傾險聞綱在佞倖傳麟輩人洪武末爲工科給事中建文時坐罪謫雲南爲吏成祖卽位悉復